

双狮护佑  
◎施敏

## 三角梅的灵魂

◎张士达

秋风里  
那满满的记忆  
挡不住蜻蜓的远去  
远去的还有蝴蝶及声声蝉鸣  
夹着那绵绵细雨

只见三角梅透露愁意  
历经一个夜晚的抗争,无奈  
落英满地  
那是每一朵花的灵魂  
仿佛飘过春天的梦里

回归故地  
娓娓叙述  
一个个童话的情节  
那美丽  
与沉沦无缘

## 走近刘禹锡

◎钱泽麟

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这首《乌衣巷》，运用简洁手法，形象地描写了乌衣巷的沧桑变化。诗人以秦淮河上朱雀桥旁的野草闲花，贵族住宅乌衣巷口的一抹斜晖晚霞，构成了荒凉冷落的意象，将读者引入一个“风物依旧，人事已非”的境界。

因为这首诗，笔者多次来到乌衣巷。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乌衣巷还是一式的旧日低矮平瓦房，巷子狭窄，仅容行人步行。当然，千百年前的王导、谢安的豪华堂屋早已不见踪影，但燕子还在飞来飞去。真是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了。

90年代后期，看到的已是重建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街弄，“王谢故居”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了。

前不久再访乌衣巷，看到原来巷口的朱雀木桥不知何时已成钢筋铁骨之桥，水泥路面再也长不出闲花野草。如烟的水汽笼罩在秦淮河上，早已听不到过去商女“玉树后庭花”的歌声，耳边不时传来金陵特产盐水鸭的广告声声：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城！

昔日堂前燕已难觅旧时梁木。就像《红楼梦》中《好了歌注》中所描写的：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”这也是一种必然吧。但悠悠秦淮河水却承载着当年王谢乌衣子弟的流风余韵，心口相传，永不泯灭。

也因为这首诗，笔者多看了刘禹锡的几句诗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，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都是诗人的名诗警句。刘禹锡才高八斗，诗扬千古。

又因为多看了几首刘禹锡的诗，知道他因写诗而惹祸，却因惹

祸再写诗。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就是一首闻祸诗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因诗中有个“去”字，说明自己被贬离过，是不满情绪，又让那些趋炎附势、攀高结贵的阿谀奉承之徒抓住把柄，诬告他“心怀怨恨，诽谤朝政”再次遭贬。十四年后才被召回长安。他又在玄都观里题写了一首诗：“百亩中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代表腐朽势力的保守派哪里去了？扬眉吐气的我刘郎又回来了！

刘禹锡被贬多次，贬地多处，这里只提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。众所周知，他的名篇佳文《陋室铭》就是在那写成的。“铭”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诫自己，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。比如座右铭、墓志铭等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；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”全文仅81字，却脍炙人口。作者以“山不在高”“水不在深”来比喻陋室；以“有仙则名”“有龙则灵”来歌颂陋室的“惟吾德馨”，既高雅又有哲理。随后极写陋室的内外美景、人情交往及其乐趣。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，一绿一青，把陋室映衬得格外别致幽雅。

曾多次阅读《陋室铭》，再去安徽马鞍山市和县看看刘禹锡陋室。

陋室门前有高大的刘禹锡塑像。室内有简介：刘禹锡（772—842），字梦得，号称诗豪。唐朝贞元进士，祖籍中山（今河北省定州市），后移家洛阳。824年曾任和州刺史。他秉性耿直，志行高洁，生活简朴，为官清

廉。当时住在州署后三间简屋中。他就是在这里完成《陋室铭》后，由好友柳公权书写并刻成碑文。由于时代久远，原始石碑已不复存在。直到清乾隆四十九年，和州知州宋思仁重修陋室；民国初年又补书碑文。1987年，陋室按清朝规制重修。如今门庭上的“陋室”二字出自著名诗人臧克家手笔。室内陈列品不多，仅有仿古的一床、一桌、一椅和一琴。还有就是介绍刘禹锡诗文的图片、文章，评价其人品的对联和诗词。

再到室外转了一圈，东边是碑廊，都是历代诗人、文人、名人和书法家书写的《陋室铭》全文。东南方是高大宽敞、富丽堂皇的文庙，对比之下，更显得刘禹锡的住所之陋、之简、之素、之小。但刘禹锡只字不提陋室之“陋”，还借孔子云“何陋之有”？而不“陋”是因为自己的“德馨”。

西北处就是新开辟的陋室公园。总之，刘禹锡故居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，更是后人学习和感悟其文学成就和精神境界的重要场所。陋室及公园的建筑和景观都充满了文化气息，可以在此感受到刘禹锡的诗意生活和对贫困、挫折的乐观态度。

人生的命运是一尊雕像，挫折和磨难犹如一把锋利的雕刻刀，人是用这把刀来刻画命运的雕塑家。一尊美好雕像的诞生需要经过贫困、挫折和磨难的洗礼，还需要雕刻家的坚毅、深沉和不断奋斗。刘禹锡因参加改革运动遭到打击，连续被贬往郎州、连州、夔州、和州等地23年。而他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处境，总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得失，没有烦恼、困惑和沮丧，却创作了《刘梦得文集》三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包括《陋室铭》。

刘禹锡的诗文和他的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这些名言佳句流传千年百世而不衰，显示其永恒的艺术魅力！



## 我的“六趣斋”

◎樊晓波



改革开放以来，城乡建设突飞猛进，面貌焕然一新，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的住房也逐步改善，而最让我觉得舒心的是，我拥有了一间简易书房——六趣斋。

几十年职业生涯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文字打交道，所以很早就有一个愿望——在家里辟出一个“独立空间”，即使小一点，只要能让我安静地看看书、写点儿东西就行。然而，实现这个愿望不容易。

我作为“无房户”在单位排队分房的名单上等了好几年。1982年，单位分给我使用面积39平方米的一个小套，我有了栖身之所，虽然高兴，但总感觉空间太小，不舒服，尤其是没个地方看书写文章。我从事的工作经常要利用晚间写作。家里地方太小，我只能在晚饭后收拾停当了，才能就着餐桌“爬格子”。这种日子延续了十多年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自筹部分资金换了房，多出8平方米的一小间。虽是斗室，却既要做书房，还要兼作会客室，戏称为“多功能厅”。寒窗18载累积的书籍是我的“身家性命”，每次搬家都要把十几纸箱书作为“随身宝”悉数带在身边。乔迁后虽有地方看书写作，却无处放置书架，书依然装在纸箱里，屈居在床板底下，一旦需要查阅资料，就搬进搬出，找来找去。

进入21世纪，朝思暮想有一间书房的奢望终于变成了现实——我卖了原住房，倾囊中所有，借助房贷，购买商品房，其中一间归我专用。我和装潢师傅精心设计，沿着两面墙壁做上书架，困在纸箱里几十年的书籍也有幸重见天日，随我“解困”。经过打理，分门别类上了架。环视小小书房，我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从此下班回家多了一个奔头——直接进书房看看、写写。

退休了，无事一身轻。我觉得退休生活应该过得有情趣、乐趣、志趣、谐趣、雅趣、童趣；而这“六趣”从读书、作文中或可得之，于是我把刚刚安排就绪的书房命名为“六趣斋”，并请好友帮忙做了一块镌着“六趣斋”三个绿字的铜牌。我终于如愿，有书房了！

步入老年之后，居行两便，衣食无忧，精神生活更觉充实，看书读报写文章，含饴弄孙天伦乐，走亲访友聊家常。外出归来，便径直走进我的六趣斋，翻开书本，笔下成趣。在六趣斋里，我先后写成各类文章数百篇，先后在省市各种报纸、杂志刊出，后又分别结集出版。虽然所写文字无足称道，却也让我有了一点人生的成就感。假如没有这书房，说不定我也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字。

偶有闲暇，我也曾在书架前检视那些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的各种书籍。尽管有些书页已经泛黄，有些观点也已经过时，但那些书印下了我在求知道路上探究真理、不断成长进步的脚印，记录了我从一个书生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人生轨迹，它们是我生活的见证，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有时兴之所至，我也在书房里的那张写字台上展纸研墨，自撰自书，自得其乐。记得曾草拟并书写过这样一幅字：“常念平生一书房，有房正宜著文章。斗室诚陋容六趣，舞文弄墨作书狂。”我并无厚实的书法功底，但看着自撰的句、自书的字，看着暖意融融的“六趣斋”，我心满意足。